形而上，心至下

——读《活着之上》有感

姓名：匡佳琪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22级会计一班

联系电话：16670050340

在学校“一校一书——经典、精读、经世”阅读活动的开展下，我得幸遇见阎真老师的著作——《活着之上》。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精读经典，得经世之道，这是学校对广大学生给予的深切期望，也是学生精读经典渴望收获到的最好结果。

回归正题，《活着之上》主要是说大学体系内的故事，讲述了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一系列遭遇中挣扎、成长，生活在自己的小小精神世界内，圈出自己底线圈并努力坚守其中但偶尔仍会被摇摆、被扭曲的故事。书中处处讲的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甚至已经视为社会生存法则的生活中工作中的小事，所以这件件小事一件件陈列、堆积起来才更能够让人们真正看见，联想到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而激发反思。初见书名时，我不禁思考：活着之上？活着之上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将其重要性凌驾于活着或甚至于说是生命之上的？是尊严，是人格，是信念与景仰，是做人的底线。

形而上，是抽象，是虚无缥缈，难以把握，难有实感。但蕴藏在实物其中的本质与意识形态，却是能够直达人心，发人深省的。简而言之，抽象但深刻。

心至下，是心外无物，脚踏实地，要把人生的意义要落到实处。做人不应当屈从功利和内心的欲求。人心有病，必须将其剥落以免侵害本心，方可得清明，至此才能做到“心至下”——沉下心来，脚踏实地，真正做到心灵上的，有限度的、一定程度上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谈到书本内容，把书合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个字、一个词——“钱”，“权”以及“官本位”。这不仅是书中贯穿的暗线，同时也是贯穿了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始终。但这并不是活着之上的，相反，可以说是活着之下才该考虑的东西。钱、权，被视为每个人那短短人生的本质与最大追求；官本位，也是大家心中都心知肚明也都趋之若鹜的社会法则。在当今各方面都发展飞速的时代，每个人都很浮躁，大家都只能看见浮于表面的东西，不会思考事物的本质。钱、权以及做官，人人趋之若鹜，便一定是好的，是对的吗？生活中以及工作中大家都难得沉下心问自己，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是真的想要吗，真的需要吗？钱、权、地位绝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总要有什么东西在这之上，甚至在于活着之上。这就需要我们时刻思考、时刻深省进而时刻坚守自己本心，要明是非，知对错。但是这个社会乃至整个时代是一体的，是相互连结，紧密相关，无法割裂的。这个时代也没有分裂出来单独的空间用作“世外桃源”容我们刻板的死守高尚的思想道德与做人底线，我们应当学会调适自己，最大限度地做到知世故而不世故，顺应环境但仍留有余地。公平公正也不是一部分人付出行动就能达到的目标——曹雪芹、陶渊明、屈原、王阳明都是文化史乃至历史上的反功利性的正面人物。但他们的经历与境遇都算不上好，他们背向主流社会，放弃荣华富贵，总之，是背向一切人们所倾慕与追求的，无一不是以生命在做赌注，完全超乎了个人的自我生存利益原则。所以啊，圣人不是谁都能学的，更不是谁都能当的。

欲求才是真正的真实，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大家都会接触到也能感受到市场的各种诱惑和压力，在这种随时随处都存在各种形式的交换与交易（或是利益交换或是情感交互或是…… ）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难免会滋生出欲求，也会是欲望。一旦有了欲望，就必定世俗，必定逃不出凡俗。所以没有人能逃过，所有人都被资本裹挟着向前走，没有时间犹豫，也没有机会拒绝。每个人都无法免于世俗，逃出凡俗，像书中的主人公——聂志远。在他的中学阶段，他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可一路念书保持热爱，研究学习到了博士阶段，却会在与对曹雪芹史实十分感兴趣的赵前辈的对话中下意识说出“搞清了又有什么用呢？”。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专门搞学术，搞历史文化知识学术研究的博士，对于研究搞清历史史实的意义这份责任与义务都能忘却，都能完全置身于事外的去置若罔闻。更为讽刺的是，当他再次认真执笔研究学术、撰写论文时，最终的目标竟然是因为评选职称需要，同时还需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点头哈腰送礼联系来确保论文顺利出版。就像聂致远自己所提到的一般，以前怀着崇敬之心做学术，而现在功利冲动，一切都为利所动。不止是老师是如此，在学生中照样存在——张一鹏，聂致远带的研究生学生，在考研期间只看考试范围内的书，其他与之没有直接主要的联系的书毫无涉猎，哪怕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哪怕导师布置任务也是草草敷衍并未完成。这也是功利性的表现，这是赤裸裸的谋生论，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指向最终那个功利性目标，其他的与此目标无关的不会沾染一星半点。

这恰是说明了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现世的自我，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学问研究失去了重点，自身社会身份的责任与义务失去了重点，一切都失去了重点，只有自我，现世的世界里只有自我能够恒久存在。

但一个人不能太现实，哪怕他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不能唯利是图，不能总想着走捷径。他应当有自己的信念与景仰，这是凌驾于活着之上的东西。每个人都应当在现实生活中圈出自己的小天地，画好自己的人生底线，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保持自己的如果人人都现实，都盲从，都被环境推着走，那么一个国家是不会有进步和发展可图的。

书中，和聂致远的角度相对立人物角色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妻子赵平平，另一个是蒙天舒。他们二人都信奉资本主义那一套，能够为生存需求软下膝盖，找关系，走后门，愿意花费时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为自己与家人安身立命。所以两人形成合力，内外夹击，赵平平从内给他推力，前期要结婚，要获得岳母的认同，后期因为想过更好的生活，要为孩子做考虑。蒙天舒从外给他压力，大学时期的蒙天舒成绩比他还差，可后面却一骑绝尘，发展高度远高于他。

在阅读过程中，我对聂致远这个角色感受颇深。聂志远很窝囊，很怕事。和赵平平谈婚论嫁却远达不到岳母的要求时，只会一味逃避，不愿面对；蒙天舒在考博上帮助了他，从而要借用他的硕士论文“致良知”观点内容，他不愿，他为难，最后却也只是软弱答应；学生家庭有背景搞特殊他认为不该如此，他压抑，但却无力阻止；可是尽管如此，也不能有人说他是不正义的，他的内心是渴望公平公正的，但他做不到，他只是资本市场、权利赛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他无钱无权正如他无一兵一卒，只能任人摆布。他同样憋屈，羞愧甚至屈辱，但他无法改变，无法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别人。

聂致远又是一个清高自傲的人，如果没有推力、压力，如果不被现实所迫，那么他永远不会弯腰，不会去说拍马屁的话，做溜须拍马的事，他潜意识就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学问以及情感认知也不允许他做出如此的不体面不公平的事。所以聂致远是看不起蒙天舒这种人的，但矛盾的是他却又眼红他的成就，可他是没有实力做不到吗？不，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蒙天舒的厚脸皮、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做不到蒙天舒做的一切讨好巴结的手段。所以他步履维艰，每一步走的都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精力和努力。

同时，聂致远善良、淳朴，依旧倔强执着于自己初心。在后来他苦尽甘来，手中握有职权的时候坚持做到公平公正，愿意去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上一句公道话，而不是同他人一般被利益蒙蔽去说假话做假事，最后让一位如他以前一般无钱无权无势的老师成功依靠自己本身绝对实力评上了期盼已久的职称。

所以，即使聂致远窝囊，但他仍保持着内心的纯粹和善良。他有自己的清高，要守护自己引以为傲的学问，这毫无错处。并且正是因为在窝囊中要努力守护着、维持着清高与骄傲，才使得聂致远在能够看透社会世故圆滑，且理解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的情况下，不与之同流。这正是因为清高是人格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格的“守门员”。

书中有一段话这样写到：“我独自在山路上走着，忽然发现小溪对面的悬崖上有一朵耀眼的花，红硕地开着，孤独地开着。我跨过小溪，抬起头看那朵花。这是一株无名的花，矮矮的，生长在岩石的缝隙之中，只有一朵花，在这深山独自绽放。它就是它自己，它为自己绽放，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欣赏。它开得这么饱满，这么鲜活，内敛又孤傲，却无意向世界宣示。我踮着脚，轻轻摸了摸花瓣。”一株无名的花，同样也是代表着千千万万个无名的我们。哪怕我们力量薄弱，难以被他人看见且重视；哪怕我们无法影响他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小的精神世界和底线圈内生存和活动；哪怕无人为我们喝彩，无人欣赏与认同我们。我们只需坚守自我，尊重个人人格与尊严，无需向世界和他人解释什么，哪怕孤独无依，都要清高但内敛谦虚的活着，保持自己的处事态度和思维方式，守好心中的景仰与信念，护好做人的底线。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是光明的，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总会被发掘，总有人会被你发出的微弱光芒所吸引或所影响，被你感化或改变，为你而来也成为下一个你。

“形而上，心至下”，这就是人在活着之上所应追求的东西。